

藏族文化宝典

格萨尔王宝传

(上卷)

降边嘉措 吴伟◆编撰



辽海传播出版社

■ 藏族文化宝典 ■

格萨尔王史诗

(上卷)

降边嘉措 吴伟 编撰

云南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格萨尔王全传/降边嘉措, 吴伟编.—北京:

五洲传播出版社, 2006.6

ISBN 7-5085-0938-2

I. 格… II. ①降…②吴… III. 藏族—英雄史诗—中国 IV. I222.7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6) 第059693号

格萨尔王全传 (上卷)

作 者 降边嘉措 吴伟

责任编辑 荆孝敏 刘涛 王莉

装帧设计 闫志杰 刘鹏

出版发行 五洲传播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北小马厂6号华天大厦24层 100038)

<http://www.cicc.org.cn/books>

发行电话: 010-58891280/58880274

印 刷 北京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6年6月第1版

2006年6月第1次印刷

规 格 185×245mm 1/16

印张 27.5 字数 260千字

印 数 5000册

书 号 ISBN 7-5085-0938-2/1.85

定 价 130.00元 (上下)



新版前言

在新的一年到来之际，新版《格萨尔王全传》将问世，我们感到十分欣慰。我们将她作为新年礼物，奉献给关心《格萨尔》和藏族文化事业的广大读者。

《格萨尔王全传》从编纂、出版到现在，已经20多年了。在这20多年里，我们国家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和巨大的进步，经济高速发展，国力空前增强，各项事业蓬勃发展，兴旺昌盛，祖国更加美好的前景，展现在我们面前。与此相适应，中国的《格萨尔》事业，也取得了巨大成就。

由于历史的原因，这部宏伟的史诗，过去从未有系统、有计划地进行搜集整理。有人将敦煌学和《格萨尔》学加以比较。这两个学科的确有一定的可比性，早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著名的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曾发出这样的感慨：敦煌学是辉煌学，又是伤心学。中华民族创造了灿烂辉煌的敦煌艺术，但是，长期的封存废弃，被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之中；偶然重见天日，敦煌的宝库即被帝国主义分子所掠夺和



盗窃，大量珍贵文物或者被毁坏，或者流失到国外。敦煌学的故乡在中国，敦煌学的研究成果却出在国外。这是我们中华民族学术史上一段屈辱的历史。学术上的耻辱与国耻是紧密相连的；学术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命运，也是紧密相连的。

新中国成立以后，这段屈辱的历史被彻底洗刷，敦煌学揭开了崭新的篇章。

《格萨尔》的命运也大体如此。藏族人民创造了伟大的英雄史诗《格萨尔》，但是，在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社会，思想文化领域，神权占统治地位，劳动人民创造的文化受到压制和排斥。那些才华出众的民间说唱艺人被当作乞丐，遭到歧视；他们创造的伟大诗篇，被诬蔑为“乞丐的喧嚣”，受到压制，不能进入艺术殿堂。真正在科学意义上，进行《格萨尔》研究的第一批专著，产生在国外；研究《格萨尔》的第一个学术机构在国外建立；第一批向国外介绍《格萨尔》的英文版、法文版和俄文版等各种外文译本，出自外国学者之手。喜马拉雅山南麓一个小小的山国——不丹王国，早在20世纪60年代，在联合国教科文卫组织的资助下，出版了30集的《格萨尔》丛书，是当时国际上最完善的一套整理本。中国在很多方面都处于落后状态。


新中国成立以后，广大藏族人民与全国各族人民一样获得翻身解放，劳动人民成了社会的主人，同时也成了文化的主人。新中国的成立，使《格萨尔》这部古老的史诗获得了新的艺术生命力。党和国家对《格萨尔》的搜集整理和学术研究非常关心和重视，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巨大成就。这是一项跨世纪的文化建设工程，这种搜

集整理和学术研究工作，规模之大，时间之长，参加人数之多，成就之显著，涉及面之广泛，影响之深远，在藏族文化史上是一个前无古人的壮举，在中国多民族文学发展的历史上也不多见。一个有中国特色的《格萨尔》学的科学体系，已经形成，并且在不断完善、充实和发展。

现在，我们可以自豪地说：中国《格萨尔》研究的落后状况从根本上得到了改变，《格萨尔》这一学科令人伤心的时代已经永远地结束了。《格萨尔》学再不是一门伤心学，而是一门辉煌学，一门让藏族人民、同时也是让我们整个中华民族值得骄傲和自豪的学科。这一宏伟的事业，本身也是一首歌，一首动人的歌，一首可歌可泣的歌，一首饱含着艰辛的苦水和喜悦的泪花的歌，一首催人泪下、激人奋进的歌。也是一首劳动者之歌，创造者之歌。我们在为创造民族的、社会主义的藏族新文化，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各民族兄弟同胞的共同繁荣昌盛，尽一份责任，做一点贡献。

2001年10月在巴黎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1届大会上，1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一致同意将中国的《格萨尔》诞生千周年纪念活动，列入2002年——2003年度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参与项目。

这在中国《格萨尔》发展的历史上，具有十分巨大的意义，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这是对《格萨尔》这部伟大史诗的国际认可和崇高肯定；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格萨尔》的搜集整理、学术研究和编纂出版工作方面所取得辉煌成就的国际认可和崇高肯定。也是我们坚忍不拔、自强不息、坚持不懈、执着追求、




努力奋斗的结果。这届大会通过的全世界共有47个项目，中华人民共和国仅此一项。这说明中国的英雄史诗《格萨尔》在国际学术界和国际社会，为我们伟大祖国赢得了荣誉。这是中国藏、蒙、土、裕固、纳西、普米等参与创造、传承、弘扬这一史诗的各兄弟民族共同的骄傲和光荣，也是中华民族的骄傲和光荣。

早在1985年，我们在出版前言中写到：“我们从各种异文本中有选择地编纂这个故事，对有关的问题，如故事情节、主要内容、人物形象、结构安排、前后顺序等，提出我们的看法，作为一家之言，为以后编纂整理精选本提供一种可资选择的方案，作为引玉之砖，供专家和广大的《格萨尔》工作者研究讨论。”

现在，在各方面有识之士的关怀和帮助下，40卷藏文《格萨尔》精选本的编纂出版工作已正式列入国家项目，得到财政部的专项基金资助。编纂、出版工作正在有序进行，并取得了阶段性的重要成果，目前已出版17卷18册；其它各卷也将陆续编纂、出版。

汉文版的翻译出版工程，也将正式启动。这又是一项重要的具有深远意义的文化工程。

早在1983年制定“六五”规划时，就曾把藏文《格萨尔》翻译成汉文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提出。原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周扬、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前主席钟老钟敬文教授、我所第一任所长贾芝、副所长马学良、王平凡等前辈专家学者，为此事多次呼吁和建议。国家民委等有关部门和各界有识之士，也曾多次提出建议，他们说，中国是一个有56个兄弟民族的大家庭，《格萨尔》作为一部伟大的英雄史诗，



是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遗产，如果只有藏文本，而没有汉文本，不利于各民族之间进行文化交流；做好汉文本的翻译工作，有利于增进祖国大家庭的凝聚力、向心力和亲和力。

将《格萨尔》翻译成汉文，不但是学科发展的客观需要，而且是国家的需要，人民的需要，是维护民族团结、增强各民族之间的友谊和相互了解的需要，是国家利益所在。因此，这一事业必将得到国家的关怀和一切有识之士的支持。

我们为翻译《格萨尔》做了长期的努力和认真的学术准备。


我们编纂的这套《格萨尔王全传》，为做好《格萨尔》的翻译工作，做了初步的、但具有重要意义的探索，积累了必要的经验；同时也为今后深入开展《格萨尔》研究，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和参考的版本。

与此同时，有关方面正在筹划将《格萨尔》拍摄成影视剧。

将《格萨尔》改编成电影和电视剧，不但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而且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和现实意义，对于维护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构建和谐社会，促进国内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和相互了解，加强国际文化交流，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从文明史的角度来看，一切优秀的文化遗产，不应该只属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所私有，而应该由全体进步人类共同享有。正如钟敬文教授生前一再强调的那样：“《格萨尔》是属于全人类的。”

在当前形势下，将《格萨尔》搬上荧屏，改编成拥有亿万观众的电影和电视连续剧，是最好的方式之一。



电影和电视剧这种艺术形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超越语言的隔阂和障碍，容易沟通和理解。

荷马史诗和印度史诗，以及世界上其他一些著名史诗，早已搬上荧屏，有的还多次改编成电影、电视剧和其他艺术形式，获得巨大成功。就非本民族的广大读者和观众来说，他们首先不是通过阅读原文、也不是通过精美的译文，而是通过其他艺术形式、包括电影和电视剧来了解史诗的基本内容，欣赏她的艺术风采。


一部电影《特洛伊》，影响了全世界亿万观众，为希腊史诗赢得了巨大的国际声誉。

印度的《罗摩衍那》和《摩诃婆罗多》两大史诗也是这样。它们的部分内容，早已被改编成电影、电视剧、戏剧、舞蹈、绘画、雕塑和其它艺术形式，充分挖掘史诗作为一个民族“百科全书式”重要著作的丰富文化内涵，既扩大了印度两大史诗的社会影响，也丰富和发展了印度文化的内容，形成良性循环。现在，在全世界真正懂得梵文的只有极少数学者，译文也很少，印度史诗主要是靠电影和其它艺术形式在全世界广泛传播，产生影响。

我们可以从中得到有益的启示。

在拍摄影视剧的过程中，《格萨尔王全传》可以作为编写剧本的主要依据和基本框架，成为拍摄工作的重要参考。

《格萨尔王全传》的编纂、出版，是在新中国《格萨尔》搜集整理和学术研究取得巨大成就的基础上完成的；它的出版，又进一步促进和推动了《格萨尔》事业的深入发展。20多年来，我们一直在刻苦




学习、探索和研究，认真听取广大读者和专家学者的意见，结合我们自己的研究成果，不断修订、充实和完善，使之精益求精。从某种意义上讲，《格萨尔王全传》反映了新时期中国《格萨尔》事业发展的历史进程。现在，由五洲传播出版社出版新版，就是一个生动的证明：《格萨尔》这部古老的史诗，焕发艺术青春，以强大的艺术生命力，从雪山环绕的青藏高原，走向全中国，走向全世界。

在修订再版过程中，得到五洲传播出版社的热情帮助，他们精心设计，精心印制，努力打造精品，从内容到形式，力求达到完美的统一。在此，谨向他们致以深切谢意。

降边嘉措 吴伟

2006年1月8日







前言

《格萨尔》是我国藏族人民集体创作的一部伟大的英雄史诗，是藏族人民智慧的结晶。它是在藏族的神话、传说、民间故事、民歌和谚语的丰厚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格萨尔》的内容丰富，结构宏伟，卷帙浩繁，气势磅礴，是世界上最长的一部英雄史诗。

纵观中外文学史，任何一部篇幅浩繁的优秀民间文学作品，都不可能在一个时代，由一两个或少数几个艺人创作出来，它必然要经过长期的酝酿阶段，由广大人民群众和他们当中优秀的民间艺人集体创作，然后逐渐形成。产生之后，在漫长的流传过程中，还会不断加工、充实、丰富和发展。荷马史诗是这样，印度史诗是这样，芬兰的《卡勒瓦拉》是这样，《格萨尔》也是这样。

从目前掌握的资料看，我们认为，《格萨尔》的产生、发展和演变，经历了这样几个重要阶段：它产生在藏族氏族社会开始解体、奴隶制的国家政权逐渐形成的历史时期。这一时期，大约在纪元前后至公元五、六世纪。于吐蕃王朝时期，即公元七至九世纪前后，基本形成。在吐蕃王朝崩溃，即公元十世纪之后，进一步得到丰富和发展，



并广泛流传。

史诗一开始，就在我们面前展现了备受部落战争之苦的古代藏族社会生活的真实图景：天灾人祸遍及藏区，妖魔鬼怪横行，黎民百姓遭受荼毒。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为了普渡众生出苦海，向阿弥陀佛请求派天神之子下凡降魔。神子推巴噶瓦发愿到藏区，做黑发藏人的君王。为了让格萨尔能够完成降妖伏魔、抑强扶弱、造福百姓的神圣使命，史诗的作者们赋予他特殊的品格和非凡的才能，把他塑造成神、龙、念⁽¹⁾三者合一的半人半神的英雄。格萨尔降临人间后，多次遭到陷害，但由于他本身的力量和诸天神的保护，不仅未遭毒手，反而将害人的妖魔和鬼怪杀死。格萨尔从诞生之日起，就开始为民除害，造福百姓。

五岁时，格萨尔与母亲移居黄河之畔；八岁时，岭部落也迁移至此。十二岁时，格萨尔在整个部落的赛马大会上取得胜利，并获得王位，同时娶森姜珠牡为妃。

从此，格萨尔施展天威，东讨西伐，征战四方，降服了入侵岭国的北方妖魔，战胜了霍尔国的白帐王、姜国的萨丹王、门域的辛赤王、大食国的诺尔王、卡切松耳石的赤丹王、祝古的托桂王等，先后降服了几十个“宗”——古代的部落和小邦国家。

在降服了人间妖魔之后，格萨尔功德圆满，与母亲郭姆、王妃森姜珠牡等一同重返天界。规模宏伟的史诗到此结束。

《格萨尔》中塑造的人物有上千名，描写的战争有数十场。史诗

(1) “念”为藏语音译，是藏族原始宗教里的一种厉神。


通过叙述这些部落和小邦国家由分散割据、互不统属、各自为政的状态，经历长期的战争和交往，到逐渐联合统一的过程，艺术地再现了古代藏族社会的历史，体现了人民要求和平统一、社会安定、众生幸福的美好愿望。

十九世纪俄国著名的文艺批评家别林斯基曾说：“史诗是民族意识刚刚觉醒时，诗领域中的第一颗成熟的果实。”⁽²⁾ 史诗“是这样一种历史事件的理想化的表现，这种历史事件必须有全民族参与其间，它和民族的宗教、道德和政治生活融汇在一起，并对民族命运有着重大的影响。”⁽³⁾ 英雄史诗《格萨尔》正是如此，是古代藏族社会发展时期的产物，体现着民族崛起、奋发向上的进取精神。

史诗中的格萨尔，是一个神与人结合的英雄形象。他既是天神之子，又是人间豪杰；既是人民拥戴的雄狮大王，又是亲近群众的人民的儿子。在他的统帅下，斩除妖魔，抑强扶弱，百姓们过上了安居乐业的美好生活。

《格萨尔》不仅是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而且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认识价值。它对于古代藏族部落联盟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如人民的经济生活、生产劳动、意识形态、理想愿望、道德风尚、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都作了生动而真实的、充满诗情画意的描绘。史诗既有惊心动魄的战争场景，也有缠绵悱恻的爱情插曲；既有奇异的神话内容，也有深邃的处世格言，情节跌宕，曲折动人，实在是一部研究古代藏族社会生活的不可多得的百科全书。同希腊和印度史诗一

(2) (3) 《别林斯基论文学》，新文艺出版社1958年出版，第179、197页。




样，《格萨尔》是世界文化宝库中一颗璀璨的明珠，是中国人民对人类文明的一个重要贡献。

《格萨尔》很早以前就流传到国外，目前已有英、俄、德、法、日等文字的部分译文，日益受到国外学术界和广大读者的关注和重视。一些外国学者给它以很高的评价，称它为“东方的《伊里亚特》”。

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和国家对《格萨尔》的搜集整理工作十分关心。五十年代曾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的普查工作，取得很大成绩。正当普查工作在顺利进行的时候，却遭到“左”的错误思想和路线的严重干扰和破坏。到了十年动乱时期，《格萨尔》这部伟大的史诗也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浩劫。

粉碎“四人帮”以后，抢救《格萨尔》的任务，更尖锐、更突出地摆到了我们面前。几年来，在各级党委的领导和关怀下，经过各有关方面的共同努力，在搜集整理、翻译出版和学术研究等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果。目前，全国已搜集到的手抄本和木刻本，就有40多部（不含异文本），约有40多万诗行。但这些还只是整个《格萨尔》的一部分，大部分还流传在民间。著名的说唱艺人扎巴老人，自报能讲30多部，现在已录音的有22部，约400多万字。目前正在继续记录整理，并陆续出版。其他著名的老艺人如桑珠、阿旺嘉措、玉珠、阿达、昂仁以及年轻的女艺人玉梅，都能演唱几十部。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弄清《格萨尔》的全貌，抢救工作还在继续进行。为了进一步做好这一工作，已将《格萨尔》的搜集整理工作定为国家的重




点科研项目。规划要求，在“六·五”计划期间，集中力量进行抢救；“七·五”期间，基本完成搜集整理工作，并在此基础上，编纂出版一套比较完善、比较全面的精选本，作为我们国家统一的正式版本。

因此，要全面完成《格萨尔》的搜集整理工作，任务非常艰巨。随着我国民族文化事业的发展和史诗研究工作的深入，关心《格萨尔》的人越来越多。但是，目前《格萨尔》还只有藏文本，汉译本非常之少，远远不能满足广大读者的需要；而史诗的翻译是十分困难的，希腊史诗和印度史诗的汉译工作，大约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直到最近才出版了《奥德修纪》全译本，《伊里亚特》尚未出版过全译本。最近出版了季羨林先生翻译的印度史诗《罗摩衍那》七卷本。印度的另一部史诗《摩诃婆罗多》正在组织翻译，据专家估计，要十年左右才能完成。

《格萨尔》的篇幅，比希腊史诗和印度史诗的总和还要多，翻译工作的难度，也绝不亚于外国史诗。由此看来，若能在本世纪末或下世纪初，产生比较完善的全套汉译本，将是一个了不起的成绩。如果我们的工作抓得不紧，不能尽快培养出一批有较高水平的文学翻译人才，这一目标还很难达到。

鉴于这种情况，为了让关心《格萨尔》的同志早日了解史诗的基本内容和主要情节，应宝文堂书店之约，我们编纂了《格萨尔王全传》，希望读者能够透过这部史诗故事之一斑而窥见其全貌。

从精深博大、卷帙浩繁的作品中，选取精华部分，编写成通俗故



事，并不是我们的发明。过去有《圣经的故事》和《佛经故事》，即把篇幅巨大、内容丰富的圣经和佛经用通俗的文字传达给广大读者，用讲故事的形式，把深奥难懂、玄妙神秘的宗教教义普及到群众之中，其影响是非常深远的。千百年来，很多人就是通过这种故事了解宗教教义，接受宗教影响，并成为虔诚的信徒。

希腊史诗和印度史诗，也是首先经过这种通俗故事传遍全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长期以来，中国的绝大多数读者，正是通过国外编纂的《伊利亚特故事》、《罗摩衍那故事》和《摩诃婆罗多故事》等通俗读物的汉文译作，接触和了解这些伟大的史诗。

莎士比亚的戏剧，也是通过《莎士比亚戏剧故事》等通俗读物流传到中国，然后才逐渐产生较好的译本，搬上了舞台。又经过长期的艺术实践，对译文反复修改，反复推敲，最后才出版了比较完善的莎士比亚戏剧的汉译本。

我们编纂《格萨尔王全传》，有这样几个目的：

第一，让更多的汉族和其他兄弟民族的读者，通过本书了解《格萨尔》的概貌和基本内容，扩大史诗在读者中的影响，以便吸引更多的人来关心并参加《格萨尔》工作，争取早日完成抢救任务。在此基础上，开展学术研究，为建立《格萨尔》学的完整体系而作出贡献。

第二，促进国内外的文化交流，增进各民族之间的了解和友谊。

过去学术界有一种普遍的看法，认为中国没有史诗。黑格尔在他的巨著《美学》中，就曾断言中国没有史诗。《格萨尔》和其他少数民族史诗的发掘整理，打破了“中国无史诗”之说，在国际学术界产

